

後漢書



後漢書卷四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囂傳

囂音五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仕

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置九卿分

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

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

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

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眾數千人

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

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爲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

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爲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

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

諸囂旣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爲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

也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

在南陽王莽尙據長安雖欲以漢爲名其實無所受命

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

設教求人神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

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

未備物神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宗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祝畢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

血坎其牲加書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

於上而薶之

該音引字

詰卽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爲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匈奴傳

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諸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

也以此而攪血而飲之今亦奉盤錯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鋌卽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我同盟

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慮明

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

滅亡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濡血

歆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旣而薶血加書一如

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

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

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

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

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

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攽曰大尹

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

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

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

等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

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

爲祥瑞

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靈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

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

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

公青衣葬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
葬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

至五十餘人○劉放
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

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囂
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

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禍福

之應各以事降葬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

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

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因搏心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葬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

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

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

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而葬下三萬六千歲之厯言身當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葬下三萬六千歲歷
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
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

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

也謂莽分圻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

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土作

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

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

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廟昭廟七曰元城孺子

王尊廟穆廟入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

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

之爲銅構檣飾以金銅瑯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

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歆曰窮極土作案文士當

作工凡興作不專在土也又注七日元城孺子王案本

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

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一日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

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灌以醢醢

裂以五毒

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醢醢

政令曰變官

名月易

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貨幣

歲改

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

非井田制

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

為六管

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

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

曰苞苴簞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

上下貪

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飢蝗人犯鑄錢伍人相

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

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

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

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

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

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

西侵

羌戎東摘滅貊

摘擾也西羌靡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

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

使四境之外竝入爲害緣邊

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

故攻戰之所

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

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

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

顛殞還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

舉眾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並見光武紀

今山東之兵二百餘

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

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

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

復其爵號

莽敗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日服于高句麗日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囊弓臥鼓

周禮日出日理兵入日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

矢囊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

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

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

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

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

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

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

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爲更始未可知固

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

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始造也英雄

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欲先

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

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故欽承大旨

往騁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虜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

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父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之有仲父猶望無耆耆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

猥猶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絜去就之分誠終不

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偏舟於五湖

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

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攽曰偏舟案史傳皆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咎犯謝罪

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

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死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

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

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

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爲右

將軍崔義皆卽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卽
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以爲御史大夫明年
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卽位河北囂卽說更
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
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
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

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爲名

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

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南面西頭門亡

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

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

接爲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爲平河

爲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爲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爲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爵申屠剛杜林爲持

書持書卽侍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

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爲

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

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

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

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今原州平原縣南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

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

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

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公

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

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

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但驚馬

銚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驚馬最下者也說文銚青金也似錫而色青賈誼云銚刀爲

銘言驚馬銚刀不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曰蘇代爲燕說齊未見

齊王先說湑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而蒼蠅之

飛不過數步卽託驥尾得以絕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
騏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敝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

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

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
躑躅猶微將

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

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
角力猶爭

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

肯如言蒙天之福卽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
秋一歲中成功之時

故舉以爲言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
事見史記自今以

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
解構猶間構也自是恩禮愈

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

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

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

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乃遣

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

文伯盧芳字也

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鐫猶鐫鑿也

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

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